1. 红军将领到南京

1937 年 7 月 7 日夜，卢沟桥畔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在日本军队的一再挑衅下，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英勇地奋起还击。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8 月 9 日，华北的枪炮声仍在继续。首都南京，毕竟远离万里长城。这里除了大街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的标语外，仍同往日一样平静。街道上，车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

可是，这一天的飞机场和中央饭店等处，却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重要情况。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飞机，给南京送来了重要的客人。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这些昨天还颁悬重赏收买其首级的中共要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一下子都被请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此时此刻，虽然还有众多的共产党员被关在狱中，但红军将领的到来，毕竟象征着一场不幸的内战风暴的结束和一场更大的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来临。

当天,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被邀请到中山东路上豪华的中央饭店共进西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的代表、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等人。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怀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出的生命，没有解不开的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瘩，没有了结不了的历史旧帐。

“恩来先生,欢迎阁下光临南京!”年近五十的何应钦,举杯走到周恩来的面前，他显得老沉持重。

“敬之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不到 40 岁的周恩来,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他的回答，包含了对历史的深沉回忆。

何应钦与周恩来，虽然有过在战场上交手的不愉快的历史,一个是‘剿总’总司令,一个是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但是，更早的时候，他们都是国民革命军中的战友，一个是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一个是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如今，他们又将在同一个战场上，打击共同的敌人。

这不单单是他们个人交往的历史。这是一段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

说起中共要人到南京，其中还包含了一段多少有些神秘的情节。

8 月 1 日,正当华北大地弥漫着一片抗日硝烟的时候,专事与中共接触的神秘人物、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张冲，突然向延安发了一份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2 日,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由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4 日,张冲给周恩来发去复电: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坚持邀请中共三巨头到南京。最终，毛泽东还是没有南行，他仍在延安运筹帷幄、掌管中枢。周恩来与朱德,则迅速由延安到达西安,偕同常驻西安的中共代表叶剑英，一起飞到了南京。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了由何应钦召集的国防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还有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等人。这

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敌对了十年之后，双方的高级领导人，终于又坐到了一起，共商国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历史的进步。

在周恩来、朱德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又派博古来到南京，主持对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历史性文件的谈判和修改。谈判是艰苦的。碰杯并不等于没有矛盾和分歧。有时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拍了桌子。但是国共之间，大的气候是回暖，小小的寒流不能把季节拉回到冬天。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9 月 21 日，双方代表在傅厚岗孔祥熙公馆中，作了最后的商谈。蒋介石参加了这次商谈，并最后拍板，同意立即发表《宣言》。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的通讯社,来发表共产党的宣言，显示了两党的和解和合作。国内外人士都感到耳目一新。国共两党的关系在这里有了历史性的突破。

次日,蒋介石专门发表了对中共中央《宣言》的谈话。清晰的无线电波，从南京送到全国各地和全世界。蒋介石说：

> 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蒋介石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终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建立了。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神圣、庄严的旗帜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洪流，更加波澜壮阔。

2. 唐生智勇任守城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军队又在中国华东上海点燃了战火，中国守军奋起抵抗，震惊世界的淞沪会战爆发。

11 月初，已经鏖战了将近三个月的大上海，正疲倦而痛苦地喘息着。日军大批援军在杭州湾顺利登陆，中国守军开始从苏州河后撤。

日军对于南京，志在必夺。

身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为首都南京的防卫问题,大伤脑筋。防与不防,防又怎么个防法,不防又如何交待，都是棘手的问题。淞沪守军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将领，被紧急召到南京。

“南京如何守法？”蒋介石开门见山,向他的部属提出了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

“是否叫我守？”陈诚避开正题,反问委员长。

在蒋介石的部属中，敢于如此回答、提出问题的人，屈指可数。蒋介石并未生气，只是凝视了陈诚一会儿，然后肯定地说：“不。”

陈诚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

“唔,你与敬之(何应钦)及德国顾问,再研究一下,把研究结果及不能守的原因写个报告给我。”蒋介石对陈诚的看法，

未置可否。他仍在苦苦地思索。

11 月 12 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

上海失陷了，防守南京的问题更加迫在眉睫。蒋介石把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常委白崇禧、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以及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召到自己的别墅。

这是中山门外林荫中的一幢小平房。为了防避日军的空袭，蒋介石选中这里作为他的办公地点。

蒋介石要大家谈谈关于南京的防守问题。

与会者默不作声。一则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不好谈；二则不知道蒋介石到底抱什么主张，更不便开口。

还是地位较低一些的刘斐，被逼着先讲了话。他说：

“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用 12 个团,顶多 18 个团就够了。”

白崇禧本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不作抵抗，故也可不遭破坏。但是鉴于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提出了‘防守南京’的问题,他这种‘不设防’的主张,与研讨的基调相去太远，所以临时改为同意刘斐的意见。

何应钦、徐永昌也说刘斐的意见有道理。

蒋介石没有就此作出什么决定。只是说：“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守还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值得慎重考虑。”

看来，他还需要磋商。

两天后，蒋介石再次在中山门外的官邸召开会议，除上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外，又增加了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

“南京守不守呢？我看总是要守的吧。”蒋介石又提出了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比较有了一些倾向性的意见。

身体虚弱的唐生智抢先发表意见：

“我同意守南京，这样可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掩护前方部队休整和后方部队集中”。

“哪一个守呢？”蒋介石紧追一步。

一阵沉默。

“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蒋介石的话，咄咄逼人。

“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唐生智答道。

“不行，这样的人资历太浅。再商量吧！”蒋介石并没有同意唐生智的意见。

又过了一天。

夜幕下的东郊陵园，一片寂静。

蒋介石再次召集原班人马，对守南京的人选作最后的抉择。

“谁负责守南京呢？”他又提出了这个老问题。

没有一个人作声。

这时，蒋介石已看中了唐生智。他对唐生智说：

“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

唐生智经不住这一激，当即表示：

“委员长怎么能留下呢？”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你看把握怎么样？”蒋介石问道。

“我可以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唐生智神情微微有些激动，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与南京共存亡。”

“很好，守南京就由孟潇负责吧。”蒋介石高兴地说。

11 月 19 日，紧接着蒋介石召开三次高级幕僚会议之后，

唐生智接到了蒋介石任命他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手令。

唐生智以久病之躯,担此重任,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他想起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

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

他反复咏诵这不朽的警句,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次日,唐生智走马上任,将他执掌的军委会执行部改组为卫戍司令长官部。

战时的南京卫戍司令部,设在城北一座融合了东西方建筑特点的现代化建筑物中。唐生智本人,则在离司令部不远的百子亭寓所中办公。

新上任的首都卫戍司令长官,成了首都的头号新闻人物。

11月27日,唐生智为一群中外记者所包围。记者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关于守卫南京的问题。唐将军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不无几分激动地说:

“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 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将军的话,动了感情。副官送上一条热手巾,让他擦去额前微微沁出的汗珠。

记者们则用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于唐将军和中国人民抗战决心的支持。

唐生智的报国之心,是真诚的。他对部下,则不失为一个仁慈的长者。他对一批新来报到的参谋人员说:

“南京失守,我亦不生。你们是幕僚,和我所处地位不同,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到时还可以突围

出去。我只要求你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语音之间，饱含着军人特有慷慨、悲壮的情怀。

将军手下的参谋，都是铁汉子。但是他们经不起感情的撞击，个个热泪盈眶。他们表示：愿与将军战死在一起。

唐生智领导了一支特殊的部队。这支部队，大多来自淞沪战场,刚刚经过惨烈、悲壮的战斗,人员和装备都严重短缺。

南京不是打大仗的地方。没有受到创伤的野战部队，需要在后方准备新的战场。中国的军队数量虽多，但防守的战区幅员也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东战场的部队，大部分已经在上海被打得残破不堪。他们需要喘息。但是战争不给他们以喘息的时间。他们是以疲惫的身躯，带着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赤胆忠心，来保卫首都的。

11 月 25 日，蒋介石发出了编组首都卫戍部队的命令：

（一）司令长官唐生智。（二）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三)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四)首都警卫军谷正伦｛甲)桂(永清)总队｛乙)宪兵部队。(五)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

这就是南京卫戍军最初的阵容。孙元良、宋希濂各为军长，实际只指挥一个师。除宪兵部队外，其他各支部队都来自淞沪前线。他们来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便又要投入了新的战斗。

此后，陆续又有一批部队调来唐生智麾下。

第七十四军由俞济时率领，最先从淞沪战场开抵首都南郊淳化镇附近。

徐源泉指挥着他的第二军团，从武汉乘轮船，风尘仆仆赶到南京东郊。

两支广东部队第六十六军和第八十三军，分别由叶肇、邓

龙光指挥，从淞沪战场边撤退边堵击敌人，艰难到达南京城外围。

刚刚提升第七十一军军长的王敬之，刚领他那仅有的一师部队,在上海打了 3 个月，又在镇江坚守一周，匆匆赶到中山门外接防。

原属江防部队编制的第一〇三师和第一一二师，在经历了沿江各地的战斗后，也归入南京卫戍部队。

参加守卫南京的，还有榴弹炮 2 个营,大小高射炮 27 门,反坦克炮 8 门,轻型坦克 10 辆。

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卫戍部队，共有 13 个建制师又 15 个建制团。依据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和各支部队减员、增补的情况,他们应当有 15 万人。

待到这支部队大体编组完成的时候，蒋介石又给唐生智调配了两名副手：罗卓英和刘兴。他们被宣布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

罗卓英早年曾先后入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担任过陈诚赖以起家的第十一师师长和第十八军军长，是陈诚在军中的得力助手和亲信将领。淞沪抗战中，他率部在陈诚指挥的左翼作战军中浴血苦战，担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上海失陷后，部队撤退皖南，任第十六军团军团长。12 月 5 日晚,他突奉蒋介石电令，由皖南前线赶赴南京就任新职。

刘兴是唐生智大革命前多年的部属和共过患难的亲信。北伐战争期间,唐任第八军军长,刘在他 麾下任第四师师长。抗战爆发后，刘率部参加淞沪抗战，任江防军总司令兼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第二十七军军长;上海失陷后,率第一一二师、一〇三师,以及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部队,守护江防。

唐生智把自己手中的部队，分为外围阵地和复廓地两个层次配备。

外围阵地：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的两个师守板桥至淳化一线；第二军团徐源泉的两个师守孟塘至龙潭一线；两支广东部队守汤山东西之线。

复廓阵地：宋希濂指挥第三十六师守城北；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和沈发藻的第八十七师守城南；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控制紫金山制高点。

对于唐生智的用兵，时人与后人褒贬不一。有说应加强外围阵地的，有说不够灵活的，有说系不得已而为之的。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南京卫戍军确实摆开了阵势来迎战敌军，是真的想打，真的打了，决不是虚张声势。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3. 松井石根兵分三路

担负攻击南京任务的日本军队，是侵略中国的华中方面军。这支军队最初编组于 11 月 7 日,在攻击淞沪战场最后的枪炮声中，东京参谋本部发来了临时作战命令第 138 号,任命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两个军的部队。

松井大将坐在上海方面军司令部里，指挥了淞沪战场最后的战斗。虽然在他指挥下日本军队付出了伤亡 4 万人的沉

重代价，但他毕竟拿下了大上海。这是他奉献给天皇的一颗明珠。

天皇在 12 月 1 日，赏赐给松井一道大本营的敕令：正式规定了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排列在序列之首的，正是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敕令是天皇的旨意，具有无上的权威。

他成为进攻南京的日军最高司令官——中国一级上将唐生智的对手。

60 岁的松井石根，出生在爱知县一个穷困潦倒的土族家庭。父亲深谙中国古典文学。松井自小就受到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他先后毕业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他的军事生涯同中国紧密相联，曾担任过驻中国公使馆的武官、日本驻中国奉天特务机关长、驻台湾日军司令官。他是一个中国通。可是，在此次踏上中国国土之前，他已经当了两年的预备役军官。

淞沪战场的炮声，给松井带来了机遇。他重被天皇授以重任，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至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虽然身居高位,指挥着千军万马,却毫无风度。他身高不过 152 公分,体重只有 90 斤多一点，干瘪瘦削，右面颊和右臂还会不时地习惯性的抽搐。在他麾下的任何一个军人，恐怕都会比他更象一名方面军的司令官，但是，他却很少有人能超过他的军事阅历和文化素质。他领导的方面军司令部，仅仅依靠 7 名参谋、3 名副官和不足 10 人的顾问、翻译在运转。

松井石根在接受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圣谕的第 2 天,被免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兼职。

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是皇叔朝香宫鸠彦王。 50 岁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朝香宫中将，身材瘦削，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担任过陆军大学的教官、旅团长、师团长等职。一年前，因为陆军哗变事件的牵连，遭天皇贬黜，直到日本军队已经杀气腾腾地逼近南京的时候，才又重新被起用。他性格粗犷，是一名职业军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自命不凡，但是在 30 年的军事生涯中，却很少受到天皇的恩宠。因此，他总是沉默寡言，并且由于车祸，走起路来明显地跛足。朝香宫受命指挥一个军团的部队，从右翼攻向南京。他对于这一新的任命，并不称心，但他深知，此举关系到今后的事业和前途，必须兢兢业业地按照天皇的意旨去办。

朝香宫指挥着一支由 6 个师团、13 个旅团组成的大军。其中包括由藤田进指挥的第三师团、吉住良辅指挥的第九师团、山室中武指挥的第十一师团、荻洲立兵指挥的第十三师团、中岛今朝吾指挥的第十六师团和伊东政喜指挥的第一〇一师团。

右翼军的最高指挥官，是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柳川已经 60 岁出头，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战略家，始终保持着一付沉思冥想的神态。他是佐贺县人，具有正规军校学历，先后毕业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精于骑兵指挥，当过骑兵的旅团长、师团长和骑兵学校校长。1936 年，柳川是反对裕仁天皇的三名主要陆军领导人之一，被贬为预备役。当他重新复出，被授予第十军的指挥权时，得意洋洋地写信给夫人说：“我恍如跨出了地狱中的冥河，见到了前程的光明。”

柳川平助的麾下，共有 3 个师团又 1 个支队，计 8 个旅团。在他的部属中，有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第十八师团长牛岛贞雄、第一一四师团长末松茂治和支队长国崎登。

三名受宠若惊的军人，指挥着一支疯狂的大军。他们都决

心在累累白骨上面，建立自己的功勋。

12月1日,淞沪战场的余烟已经熄灭,天空一片晴朗。一架涂着红色太阳标记的日本军用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缓缓降落。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带着几名随员、步出机舱。早已等候在舷梯旁边的轿车，把多田一行迅速送到华中方面军司令部。

多田次长给松井石根带来了盖有国玺和各大臣印章的大本营第8号敕令：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松井对于攻击南京的正式敕令，盼望已久。

尽管3天前,他就已经接到了东京参谋本部关于"向南京追击"的电令，并收到天皇侍从武官专程送来的慰问圣令和御赐皇后亲织围巾。但是，电令和慰问，都不能代替向敌国首都进攻的正式命令。

这份敕令，由参谋次长亲自送达，反映了东京对于攻击南京一举的高度重视。它是一份不寻常的命令。

得到了圣旨，松井石根立即于当天，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

一、上海派遣军12月5日主力开始行动,重点保持在丹阳、句容公路方面,击败当面之敌,进入磨盘山山脉以一部从扬子江左岸地区攻击敌之背后，同时切断津浦铁路及江北大运河。

二、第十军12月3日主力开始行动，以一部从芜湖方面进入南京背后，以主力击败当面之敌进入溧水附近，特别须对杭州方面进行警戒。

这是三条黑色的轨迹。它们自淞沪地区开始，经过太湖南

北两岸，将在中国的首都南京交会。

右边的一条轨迹，运动着上海派遣军的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和第十六 5 个师团。

由吉住良辅指挥的第九师团，是在这条轨迹上运动的一支主力。他们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宁线的铁轨，连攻昆山、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从常州起，轨迹离开了铁路线，向西沿着常州——金坛——天王寺——淳化的公路进展。吉住的部队在雨花台以东和光华门一带，向南京古老的城墙发起冲击。

另一支主力第十六师团，由 55 岁的中岛今朝吾指挥。这支部队被称为“黑色帐篷”。“黑色帐篷”是 14 世纪蒙古征服者用以表示对任何人都不宽恕的标志。中岛有非常高明的枪法。他甚至认为打野鸭子只是一种笨拙的表演，他喜欢站在瀑布边打那些随着瀑布疾飞的水鸟。他又是一个具有虐待狂气质的冷酷的人。中岛的部队从丹阳开始脱离沪宁线，向西沿着丹阳——句容——汤水镇的公路，直扑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紫金山。

其他的 3 个师团，在这条轨迹的运行中，只起了辅助和配合的作用。藤田进率领的第三师团，一直跟随在第九师团的后面，作为二线兵团。直到南京城陷前夕，藤田才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第九师团的左翼，参加对光华门一带古老城墙的突破。第十一师团长山室中武派出天谷支队，从无锡沿着沪宁线前进。到了镇江以后，这个支队便渡过滔滔的扬子江水，到苏北平原作战。第十三师团在师团长荻洲立兵的指挥下，负责攻击江阴、镇江、乌龙山各要塞。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长江岸边前进。山田支队一直攻到幕府山下；而师团的主力，刚从镇江渡过了长江。

中间的一条轨迹上，运行着柳川平助麾下的两个精锐师团：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

由末松茂治率领的第一一四师团，冲在这条轨迹的最前面。当下达“向南京追击”命令的时候，这支狂热的部队已经冲到溧阳附近。它沿着京杭国道，攻击南京城南面的战略要地雨花台。

第六师团由谷寿夫率领，奉命以强行军追上第一一四师团。12 月 8 日，谷寿夫的部队在尘土飞扬之中，追到了末松部队的左翼。

他们合力向雨花台和中华门的古城堡发起冲锋。

左边一条轨迹，运行着第十八师团和国崎支队。他们的任务是从太湖南岸一直向西，占领芜湖，切断长江，并沿江北岸直趋浦口，完成对南京的四面包围。

牛岛贞雄指挥着他的第十八师团，本来奉命在西进到芜湖以后，再沿宁芜公路，参加对南京的攻击。但是他们刚刚占领芜湖，便接到了新的命令：准备投入对杭州的攻击，而不再向南京靠近。

国崎登则率领着一个支队，从太平以北的慈湖渡过长江，沿着长江左岸几乎毫无阻挡地到了浦口。

松井采用了左右包抄、中间突破的战术。当三条黑色的轨迹交汇到一起的时候，便宣告了南京城的陷落。

4. 蒋介石飞离南京

12 月 6 日晚，郊外隆隆的炮声，在南京市内已可隐约听到。老百姓正扶老携幼地迁往中山路西边的难民区。

大战在即。敌人马上就要杀到南京城的门口。

在百子亭唐生智公馆的院子里和狭窄的街巷中，停满了各式高级的轿车、军用吉普车。一个连的宪兵部队，荷枪实弹在公馆的四周负责警卫。

唐公馆的大客厅里，临时增放了许多椅子，里面坐满了守卫南京的高级将领。他们每人的领章上，至少都有一颗发亮的星星。这是南京卫戍部队的将领，所有少将以上的指挥官都毕恭毕敬地坐在这里。会场的气氛严肃而又有些紧张。将领们只能窃窃私语、低声交谈。

“委员长到!”突然,传令副官高声呼叫。将领们在惊愕中习惯地起立，行注目礼。

“你们等久了,请坐下。”身穿一身戎装、披着黄绿色军大衣的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以及南京卫戍军正副司令长官唐生智、罗卓英、刘兴的陪同下,步入会场。

将军们直等到蒋介石一行都坐完了，才纷纷坐下。

“委员长还在南京!”蒋介石的出现,在将军们的心中引发出一股激情。因为事实戳穿了外界关于蒋介石早已离开南京的传闻。

蒋介石操起他那浙江官话说：

“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

蒋介石稍稍停顿，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正襟危坐的部属，把话锋一转,说：

“战争的形势在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责任逼着我离开南京。这在我的内心是异常沉痛的。今天，我把保卫首都的责任交给了唐将军。唐将军是身经百战、智勇兼备的将领。他必定能负起这个光荣的责任。你们服从唐将军，要像服从我一样。”

唐生智受宠若惊，即席作了慷慨的发言。

“本人受国家厚恩，受委员长的殊遇、培植，深感无以为报,自当敬遵委座命令,与诸位共负守城责任。’唐生智继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表示决心“现在正是我们戮力用命的时候，只要我们能以一死报国家，一死报委员长，我们就能够做一名无愧于天下人、无愧于党国的军人，我们就能创造自己光荣的历史,创造伟大民族的历史!”

唐将军的话，颇有些鼓动性。将军们个个热血沸腾。

会见结束后，唐生智陪送蒋介石夫妇上汽车。

“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这也叫患难见交情吧!’蒋介石握住这位 8年前还是冤家对头的手，深情地说。

这是军人应尽的责任。我还是那两句老话:‘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您的命令,我决不撤退。’唐生智报之以坚定的誓言。

孟潇兄,那就辛苦你了!’蒋介石放心地说。

12月 7日清晨。南京城还没有开始它一天的喧嚣。只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